

專題  
報 2019

道 契 岑 峴

# 黃帝「問道崆峒」的啟示

嗣漢張天師府第六十五代天師 張意將

近年來台灣政府將清明節前夕於忠烈祠舉行的「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」取消，2017年起將之與春祭合併於3月29日舉行<sup>1</sup>，祭拜牌位由「中華民族遠祖黃帝之靈位」調整為「各民族先祖之靈位」，以「展現台灣主體性及多元文化」<sup>2</sup>。此項改變引起了一些爭議。



2015年4月2日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  
(圖：總統府 @Flickr, CC BY 2.0)

自古推崇黃帝的主因有二，即尊為人文初祖與血脉始祖。相傳黃帝是制度文明的



2018年03月29日向先祖暨忠烈殉職人員致祭  
(圖：總統府 @Flickr, CC BY 2.0)

創建者、也是眾多知識和技術發明的總代表，故被尊為華夏文明的初祖，因此《史記》以黃帝為歷史的肇始，開啓了文明第一頁。其次是祖先祭祀層次，舊傳堯、舜、禹、湯均為黃帝後裔，所以也被視為中華各民族共同的始祖，華人自認為黃帝後裔、龍的傳人。其衣冠塚位於橋山（今中國陝西省黃陵縣），古稱「橋陵」，今稱黃帝陵。黃帝陵祭祖自古就是國家的重要祭祀，由中央派員與

<sup>1</sup> 紀淑芳，《新新聞》2017-04-13〈【封面故事】不一樣的清明節 總統遙祭黃帝陵取消了〉  
<https://www.new7.com.tw/NewsView.aspx?t=HIS&i=Txt2017040516333113Z>

<sup>2</sup> 陳鈺馥、洪瑞琴，《自由時報》2017-04-23〈打破54年慣例 中樞不再主祭鄭成功〉，  
<http://m.ltn.com.tw/news/focus/paper/1096519>



祭，自漢武帝「祠黃帝於橋山」<sup>3</sup>後，後代帝王或國家元首也有親自出席，足見其重視的程度。故改變了祭拜黃帝的政策，會影響族群的文化認同。



黃帝陵軒轅殿（圖：li yong@Flickr CC BY-SA 2.0）

姑且不論政治、族群、文化的論述，道教另有其崇敬黃帝的理由，尤其對於天師府還有一層特殊意義，在於法脈傳承。

祖天師來自太上老君的道法傳承較為人所熟知。各式道教記錄都提到祖天師在鶴鳴山上獲太上老君傳授經、符、籙、劍、印等，並命其擔任「天師」一職，然則此僅為祖天師所掌握三大法門之一，即「觀音法門」，其精神是《道德經》所揭示的「慈」，具體如符籙、術法等，均是濟世助人之應用。另一較罕知的「觀火法門」，出自元始天尊。祖天師獲得此法門傳承的記載不顯，

但天師府常使用的〈道契崆峒〉印即透露此道法的線索，關鍵人物即是黃帝。

## 道教修仙典範 入世出世兩全

道教有「三祖」之說：始祖黃帝、道祖老子、教祖張道陵。黃帝被視為「始祖」，雖然難免仍有文化、血脈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則在其作為最早帝王修仙成功的象徵。宋朝正一道士陳葆光撰集《三洞群仙錄》勉勵後人「神仙可學」，卷一即以「盤古物祖 黃帝道宗」開篇，既尊盤古開天闢地為天地萬物之祖，而「黃帝弱而能言，聖而預知，好道希妙，故為道家之宗」<sup>4</sup>就是著眼於黃帝的天賦異稟、好道修仙，並能功成身退，如此世間功業與大道回歸兩全者，堪為修道者的楷模，故可視為道教的祖宗。

黃帝作為帝王修道求仙的面向，雖較難為主流的儒家思想所認可，但正史也無法完全迴避：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方士云：「黃帝且戰且學僊（仙）」、「黃帝采首山銅，



<sup>3</sup>[漢]班固，《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〈武帝紀第六·元封元年〉，頁189。

<sup>4</sup>[宋]陳葆光撰集，《三洞群仙錄》卷之一，《正統道藏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77）第54冊，頁368。

鑄鼎於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，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，龍乃上去」、「黃帝僊登于天」等；<sup>5</sup>都顯示黃帝成仙之說非一人之言，若非廣傳且具有一定影響力，又何足以取信於帝王而採納封禪之舉？<sup>6</sup>

## 始於術法 問道崆峒為轉機

黃帝的道緣始於術法，即以術法應用協助其創立功業後，卻不受此一世俗成就之限，進一步又追求大道。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，原本處於劣勢卻能獲得玄女<sup>7</sup>授予兵書、神符、奇門遁甲諸術，乃得以逆轉戰局獲得勝利，奠定中原一統的基礎。之後繼續征戰四方，終成眾多部落的共主，締造了強大的政治秩序；而對於人民之事，同樣積極的管理，《史記》的形容是「時播百穀草木，淳化鳥獸蟲蛾，旁羅日月星辰、水波土石金玉，勞勤心力耳目，節用水火材物。有土德

之瑞，故號黃帝」<sup>8</sup>。既開創霸業又能進一步發展，乃是大有為的帝王。

黃帝到崆峒山問道廣成子為修仙的關鍵，其記載見於《莊子·在宥》<sup>9</sup>。故事始於黃帝當上天子十九年後，此時既令行天下，威播四方，卻聽聞崆峒山的廣成子乃得道高人，即刻前往訪道。此一故事成為道教

藝術的創作題材，如台北故宮博物館收藏了明代石芮的〈軒轅問道圖〉、北京故宮也收藏北宋楊世昌〈崆峒問道圖〉，以及明代戴進〈洞天問道圖〉等。廣成子據傳為元始天尊的弟子，《封神榜》即以此為原型發展戲劇性情節。元始天尊為道教至高神尊的三清之首，其法脈由廣成子在崆峒山傳播出去，故後世有人稱之為「道教第一山」。在廣成子所度的弟子中，最為人所熟知者就是黃帝。



[明]戴進〈洞天問道圖〉，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 
圖：Wikimedia Commons  
(公有領域)

黃帝見到廣成子後，一開口就問「至道之精」。作為天子，

<sup>5</sup> [漢]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）第四冊〈封禪書第六〉，頁1393-1394。

<sup>6</sup> 道家、道教書籍中有更多的黃帝學術法、學道修仙的相關記載：如道教「仙傳」類作品或獨立傳記《黃帝內傳》（佚）、《廣黃帝本行記》、《雲笈七籤·軒轅本紀》、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·軒轅黃帝》等，大多視黃帝為古仙，有煉丹，乘龍白日飛昇的事蹟；另，廣成子相關傳記中亦均記載黃帝問道崆峒一事。《道藏》亦收錄許多非政治類型、冠名黃帝的作品，知名者如《黃帝陰符經》、醫書《黃帝內經》，尚有煉丹經典和地理占驗類的作品如：《黃帝九鼎神丹經訣》、《軒轅黃帝水經藥法》、黃帝太乙八門相關作品、《黃帝宅經》、《黃帝龍首經》、《黃帝金匱玉衡經》、《黃帝授三子玄女經》等。更詳細資料可參考學者研究如鄭素春，〈道教仙傳中的黃帝〉，《輔仁宗教研究》第十四期（2006年冬），頁67-96。

<sup>7</sup> 玄女亦有言即九天玄女。另，亦有云玄女乃受西王母之遣，如〔唐〕杜光庭編集，《墉城集仙錄·金母元君》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30冊，頁466；〔宋〕張君房編，李永晟點校，《雲笈七籤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3）第五冊，頁2170。

<sup>8</sup> [漢]司馬遷，《史記》第一冊〈五帝本紀第一〉，頁6。

<sup>9</sup> 張松輝注譯，《新譯莊子讀本》（台北市：三民，2015），頁172-173。以下引文出自《莊子·在宥》者不另標示。



他請教大道的精華有崇高的理由：「吾欲取天地之精，以佐五穀，以養民人；吾又欲官陰陽，以遂群生」。雖然造福百姓的目標頗為正確，廣成子不為所動，認為黃帝所問的與自身的資格不符。



廣成子與黃帝（圖引自《列仙全傳》）

## 善盡人道 父母祖先是根本

廣成子說自黃帝治理天下起，「雲氣不待族而雨，草木不待黃而落，日月之光益以荒」，自然界都不支持黃帝的施政。廣成子即以雲氣、草木、日月等自然現象的變化論斷黃帝之治。這種以災異反映天子德行有虧的詮釋方式自古既已存在，如《春秋公羊傳》等，大盛於兩漢時期的就是重災異之徵。若以災異觀點視之，廣成子對黃帝的批評似乎過重，畢竟黃帝開創了大一統局面，文治武功達到高峰。廣成子的批評是不是還

有另一種詮釋？此中的另一層隱喻：當時黃帝的人道未成，尚不足以論仙道。

在道教的修煉語言及脈絡中，陰陽／日月／父母諸辭經常互相假借。對重視祭祀祖先的道教而言，上天的雲氣、日月也可暗喻祖先父母；相對地，下土的草木則可喻子孫，如蘇軾詩句所云：「豈獨蕃草木，子孫已成林」<sup>10</sup>。廣成子即暗示黃帝對父母祖先或繁衍後代的義務尚未完成吧！

宗教的真理乃是超越時代的，中華文化以孝道為基礎，此一觀念應該是古今一轍，只是表達方式因時代、思想而有差異。如儒家常以「五恩」表達：天地君親師；道教則以「四恩」表達：天地、國王、師尊、父母，<sup>11</sup>其表述雖異，內涵則是一致：天地即提供人立足的自然環境；當境神明與國家均維護區域社會合境；祖先庇蔭、父母提供父精母血並養育成人，創造個人存在的基礎條件；老師指點迷津即引入修道之路。故感念並適當回報此四恩，乃是由人道邁向仙道的前提。是以天師府的門下弟子需恪遵之九戒的前四戒：「敬天祀祖，切戒褻瀆」、「孝順父母，切戒忤逆」、「盡忠報國，切戒叛亂」和「尊師重道，切戒侮慢」，即對應於此四恩的行為規範。四恩中以父母最為切身，所以孝道最稱根本。對道教而言，父母之恩非僅心中感念，並應付諸實際的行動，在「萬物有靈」、死生只是生命型態轉

<sup>10</sup> [宋]蘇軾詩〈滕縣時同年西園〉。

<sup>11</sup> [明]朱權編，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》卷之八〈數目紀事章·四數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60冊，頁498-2。

變的概念下，奉養父母與祭祀祖先是一貫的道理。道教認為不祀祖先則仙道難成，即可證於事例：忠孝淨明道祖師許遜真君修道成就，玉帝揭露其前世所犯之罪，即包括前世「不祀祖先」<sup>12</sup>。

學者常從歷史的進化論黃帝的時代，已由母系社會進入父系社會，或許黃帝在祖先祭祀上有所欠缺，才被廣成子所拒。《國語·魯語上》記載三代以前古部落有虞氏、夏后氏既已祭拜祖先；<sup>13</sup>從考古上亦可發現至遲殷商已立宗廟祭祀祖先。<sup>14</sup>另一方面，黃帝也有學習房中術之說，<sup>15</sup>又據司馬遷記載：「黃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」<sup>16</sup>，黃帝確實有後代，祖先得以祭祀不輟。故由黃帝最終成仙及上述歷史的蛛絲馬跡來推測，後來應已就祖先一事做好適當的安排始可學仙。

## 心態歸零 治身乃修道起點

黃帝原本的資格不符，其中也包括心態方面。黃帝第一次見到廣成子，那時看起來應是自信滿滿，廣成子卻批評其能言善辯但器量狹小：「佞人之心翦翦者，又悉足以語

至道！」被拒於門外後，回去即果斷退位，修建靜室，獨自清靜自省三個月。當他再次前往，即由聲勢浩大的天子高姿態，轉變為獨自一人，「順下風膝行而進，再拜稽首而問」，乃以一種極其謙卑恭敬的態度前來求教。此乃去除自滿後的「空杯心態」，亦即《道德經》所言：「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」，只有放低自己的位置，才能容納得越多，其學習才可能有成。

有了正確的學習態度，黃帝務實地從基礎問起：「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？」道教乃是務實的宗教，認為「度己度人」，先度己方能度人，所以道教修煉總是以治身、修身為基本功夫；而「身」在古代就是指自己，並非僅指身體，如《大學》言「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就是先由自己/自身做起，而後才能擴大及於家、國、天下。他問「治身」層次的功夫，就是回歸由自身做起、「修己」這個起點。

廣成子滿意了，就傳授治身之至道。在其他記載中，廣成子還授他《自然經》一卷<sup>17</sup>，或《陰陽經》<sup>18</sup>。廣成子啓蒙了黃帝治身之至道，正式度了黃帝入門，是為黃帝

<sup>12</sup>《許太史真君圖傳》卷上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11冊，頁501-2；《西山許真君八十五化錄》卷中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11冊，頁671-2。亦有言「七世不祀祖先」，見《太上感應篇》卷之一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46冊，頁18-2。

<sup>13</sup>《國語·魯語上》：「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，郊堯而宗舜；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，郊鯀而宗禹。」《國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78）上冊，頁166。

<sup>14</sup>河南安陽境內的殷墟宮殿的宗廟遺址是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宗廟。

<sup>15</sup>《雲笈七籤·軒轅本紀》：「於玄女素女受房中之術，能御三百女。」[宋]張君房編，李永晟點校，《雲笈七籤》第五冊，頁2183。

<sup>16</sup>[漢]司馬遷，《史記》第一冊〈五帝本紀第一〉，頁6。

<sup>17</sup>如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·軒轅黃帝》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08冊，頁322-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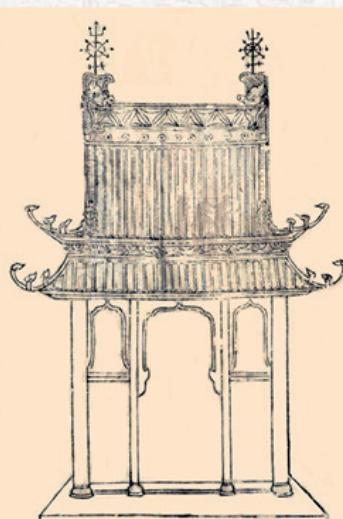
<sup>18</sup>如《太上混元老子史略》卷中，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第30冊，頁182-1。



的「度師」。在確立了現階段治身的修煉方向後，黃帝開始了氣的修煉，同時也遇到了不少身體養生醫療的問題，在歧伯的教導之下，為後世的中醫留下不少記錄，後世又多所增補而成《黃帝內經》。

## 鑄鼎煉丹 乘龍飛升崑崙

後世有言「黃帝訪道崆峒室，始得玄綱未全悉」<sup>19</sup>，經書中記載了他之後又獲得更多位仙尊傳授，其中包括西王母。西王母並授予黃帝五尊元始天尊的白玉像等<sup>20</sup>，預示下一個階段就是要學習元始天尊的煉丹法。於是黃帝建高臺，將元始玉像置於其上，古人稱此高臺為「觀」，乃可觀望於其上之故，據說這就是「道觀」之始，<sup>21</sup>此觀據稱為「黃帝元始觀」<sup>22</sup>。



元始觀圖（圖引自《三才圖會》）

黃帝後來遍歷名山訪道，獲得丹經，採首山之銅製成寶鼎，煉成九鼎之丹後，終能服丹而乘龍昇天。據載黃帝曾表示欲「息駕玄圃，以反余真也」<sup>23</sup>，玄圃在崑崙山上。後來果然有言黃帝「駕龍玄圃，乘雲闖風得道」<sup>24</sup>。黃帝升天之後，號「玄圃真人」<sup>25</sup>。農民曆仙佛聖誕日中，農曆三月三日列有「軒轅黃帝聖誕」。

根據道教傳統，若未能尋得合適傳人，應將經典藏於名山，以待有緣。黃帝所獲之丹經即藏山中，夏禹和祖天師都曾獲得此丹經。〈祖天師寶誥〉中云「先獲黃帝九鼎之丹書 後侍老君兩度於玉局」，表示祖天師是先獲得元始天尊的煉丹傳承，已入仙道之門，後來才獲得太上老君的授命與符籙等經世濟民之法。

## 形式可異 基本精神不可移

黃帝問道的故事作為一種文化象徵，以現代觀點詮釋可獲得諸多啓示：今之修道

<sup>19</sup>《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》卷之六引高象先歌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4冊，頁337-2。引文亦作「古皇問道崆峒室，雖得宏綱未全悉」，[宋]高象先，《真人高象先金丹歌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0冊，頁637-1。

<sup>20</sup>《黃帝內傳》：「王母飲帝以碧霞之漿、赤精之果，因授帝白玉像五軀，曰此則元始天尊之真容也。又授帝二儀本形圖、還丹十九首。帝乃作禮，置於高觀之上，親自供養，后妃臣妾莫得睹之。其觀上常有異色雲氣、奇香聞數百步，時人謂之道觀。道觀之號，自此始也。」[宋]陳葆光撰集，《三洞群仙錄》卷之七引，《正統道藏》第54冊，頁433-2。

<sup>21</sup>[明]朱權編，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》卷之五，〈宮殿壇壝章〉「觀」詞條，《正統道藏》第60冊，頁444-2。

<sup>22</sup>[明]王圻、王思義輯，《三才圖會》（北京大學圖書館掃描檔案）第三十九，頁17-18，The Internet Archive 數位圖書館，網址 <https://archive.org/>

<sup>23</sup>[唐]王瓘進，《廣黃帝本行記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8冊，頁203-2；[元]趙道一編集，《歷世真仙體道通鑑·軒轅黃帝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8冊，頁323-1。

<sup>24</sup>「黃帝軒轅，姓公孫，行步綱之道，用劍解之法，隱變橋陵，駕龍玄圃，乘雲闖風得道」見《無上祕要》卷之八十四〈得太極道人名品〉，《正統道藏》第42冊，頁544-2；《洞真上清太微帝君步天綱飛地紀金簡玉字上經》亦言「黃帝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，行其要訣，遂鑄鼎荊山，隱變喬陵，駕龍玄圃，乘雲闖風」，《正統道藏》第56冊，頁251-2。

<sup>25</sup>[南朝]陶弘景，《洞玄靈真靈位業圖》，《正統道藏》第05冊，頁23-1。

者首當學習黃帝的，即各依所能而貢獻社會，首先善盡爲人子女、子孫的義務，就是報答親恩；人道有成後，再來追求仙道，即如《道德經》所言：「功成、名遂、身退，天之道！」求仙道必須態度謙虛，從基礎開始，方能獲得明師認可而走上正途。

當代的社會型態轉變劇烈，孝道原則雖然未變，其執行卻產生了極大的變動，尤以祖先祭祀衝擊最大。當大家族轉變爲核心小家庭後，少子或無子者愈來愈眾，加上其他宗教如佛教、基督宗教等的倡議，神主牌位被視爲麻煩、錯誤的觀念或迷信陋習。反之，有一些新措施常被視爲簡約之美、環保，或是與時俱變的現代化之舉，而爲政府所支持倡導：如喪禮僅設電子牌位而無實體牌位；骨灰海葬、樹葬或植存；對祖先在心中追思即可，毋須祭品、紙錢的祭拜，以減少鋪張浪費，避免空氣汙染等。故當今社會在都會區有越來越多的家庭，在家中不設神主牌位，也不祭拜祖先、不留骨灰，諸如此類作爲均不爲道教所認同。

從道教觀點加以觀察，禮俗難免會有過當之處，如鋪張浪費，理應調整改進；唯孝義之行，如父母的照顧與陪伴、遺骸或骨灰罈的安置、祭掃，祖先神主牌的祭品供養，可以簡單隆重，但不宜完全廢除。否則孝道若無從落實，也容易淪爲空泛的思想；

何況道教即視天地一氣、萬物有靈，死生乃生命形態的轉換，是以祭祖、掃墓的祭拜供養，並非只是心中的懷念而已，乃是在人生中具有實質的意義，乃因祖先在，仍需子孫以氣供養。據此一理念，天師府乃設「清寒孝行獎助學金」，鼓勵小學生以行動孝順父母；中元節推廣「先祭祖後普度」的觀念；若經濟許可者，則進一步以科儀法事薦拔祖先，以助其升轉。這種日用人倫的堅持與努力，即期許道教徒都能在人道的孝道上有所進益，未來才有機會成爲「有道之士」：道士。

一般所謂的「道士」，又有「黃冠道士」之稱，明朝寧王朱權對此詞既有一個值得參考的詮釋：「凡奉天道者曰道士。……。蓋道士之衣冠，皆黃帝之衣冠，故名黃冠；所行者黃帝之事，所言者老子之道。故名道士不異服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；不異言，非先王之言不敢言；不去姓，不忘親也；不毀形，不忘孝也，以道爲教，不悖天也。」<sup>26</sup> 道教既尊黃帝以爲典範，視孝道爲人道的首要，盡人道而後進而可追求長生大道。此外另一個啓示，就是修道者當勤求明師，謙虛求教，並以修己爲入道的第一功夫，故黃帝問道崆峒並非只是一個歷史故事，其中蘊含著無窮的道理，如明朝廷祐觀楊純白宗師即以〈軒轅問道圖〉訓其徒，<sup>27</sup> 今人觀看這些畫蹟、聽聞一些道教聖蹟，就可細細體會其中的道理！

<sup>26</sup> [明]朱權編，《天皇至道太清玉冊》卷之三〈道門官制章〉「黃冠道士」詞條，《正統道藏》第60冊，頁420-2。

<sup>27</sup> 許文美主編，《何處是蓬萊：仙山圖特展》（台北市：故宮，2018），頁124。